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六至一百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卹下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寛疾之道佐天子保安萬民傳亦云孤獨矜寡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盖任天下之重司生民之命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之溝中斯堯舜之用心也中代而下哲王繼

踵取憲前軌勤恤人隱乃有哀其惸獨軫其凶沴賜穀帛以助其養葺廬舍以寧其居流徙者加之存撫夭札者與之藏斂復丁年以待老寛鄉遘以利民獸為暴者為之驅除行所過者賦以直物蒐狩之所及戒其侵暴寒暑之遘厲資以醫砭以至羣司百執恪居朝夕或畏景流爍嚴飈栗烈塗潦洳沮亦免其朝謁斯皆在人上者厚下安宅表微惻隱之至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易所謂損上益下民説無疆者是之謂歟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磽謂磽确瘠薄也陿隘也毄謂食養之也畜牧放也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

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詔朕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八十曰眊老稱也一曰眊不明之貌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廵行天下存問致賜致送至也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疋絮三

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六年六月遣博士褚等六人褚大也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十月行所廵至博奉高蛇丘歴城梁父加年七十已上孤寡帛人二疋

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賜所過孤獨高年米人四石

六年三月幸汾陰祠后土神光三燭賜天下貧民布帛

人一疋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琅琊登之罘浮大海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疋

昭帝始元四年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

毋斂今年馬口錢所謂租及六畜也

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職常也失職謂失其常業也

四年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賑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元康元年三月以鳳凰集泰山甘露降未央宮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三月以鳳凰甘露降集賜天下鰥寡孤獨高年帛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三月詔以神爵集長樂未央宮賜鰥寡孤獨帛各一疋

神爵元年三月改元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二月以修興泰一五典后土之祠神光顯著賜鰥

寡孤獨高年帛

五鳳三年三月以鸞鳳又集長樂宫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一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二疋

五年四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二疋

永光二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三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十月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

愿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邊陲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五年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從官即上侍從之官也言凡為吏為從其官本縣有被害皆與休告士卒遣歸

成帝建始元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巡行而舉其狀瀕水厓也瀕河言傍河也）水所毁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財與裁同謂量其等差而賑貸之）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槥櫝謂小棺）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冗散稟食使得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

阮關者勿苛留天井在上黨高都壺口在壺關五阮在代郡苛細刻也遣諫議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嘉元年二月詔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正月詔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冗散失其事業也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輒籍內錄其名籍而內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理之往也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是年秋詔曰迺者河南潁

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壊敗廬舍遣光禄大夫循行舉籍（舉其名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

平帝元始二年四月郡國大旱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舍止也）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民居之里）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四年二月賜天下鰥寡孤獨髙年帛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言踊貴也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稟賜穀也高年鰥寡孤獨及老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漢律令云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二十二年九月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處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行養老禮詔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三年二月立皇太子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八年四月詔自春已来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農耕廩給也稍謂少少給之不頻與也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廩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𣗥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三年三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元和元年二月詔曰自告疫以來榖食連少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地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餉糧也與餉同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三年正月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

養食者廩給如律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行幸長安賜行所過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五年二月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戸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為貲而豪右得其饒利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鬵貧人旣計釜甑以為貲財懼於役重多即賣之以避利税豪富之家乗賤買故得其饒利　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㑹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

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八年二月立皇后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五斛

十二年二月詔賜被災諸郡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匱乏也京師去冬無宿雪以其經冬故言宿也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其賜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閏正月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所過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强

元興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勑司隷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損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勑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强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為驗

元初六年二月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絶省婦使婦使謂組紃之事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

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死者賜棺木除田租口賦

永寧元年四月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

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遣光禄大夫按行賜

死者錢人二千

延光元年三月改元大赦加賜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壞廬舍巳失穀食粟人三斛若一家人皆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為收斂之

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年二月詔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疾病致醫藥

三年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裂詔實覈傷旱者賜年七歲已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為收斂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鰥寡孤獨老癃不能自存者帛人一疋

八月以五州雨水遣使實覈死亡收斂廩賜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五斛
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詔賜狼所
殺者錢人三千
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
者賜粟人五斛
三年二月京城及金城隴西地震山摧地陷遣使按行
三郡賜壓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為收
斂之

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内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禄大夫按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質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罹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暴尸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況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之厄掩骼埋胔之時其調北郡見穀出稟窮弱

收葬骨骸務加理卹以稱朕意五月海水溢使謁者按
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為水所漂沒死者
桓帝建元元年正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癃貧不能自
存者粟人五斛
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
陽錯序監寐寤歎疢如疾首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寤覺也今京師廝
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
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三千喪主布三疋若無

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又徙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流及振䘏者禀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元嘉元年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按行

永興二年六月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又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

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已上賜錢人二千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為收斂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謁者廵行致醫藥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使使者廵行致醫藥

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廵行致醫藥

魏明帝太和六年三月癸酉東廵所過存問高年鰥寡

孤獨賜穀帛

晉武帝太始七年六月大雨霖伊雒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萬餘人有詔賑貸給棺

咸寧二年七月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給棺

三年三月帝將射雉慮損苗而止

太康元年三月改元大赦詔恤孤老困窮

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三疋

明帝太寧三年三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帛人二疋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改元大赦賜鰥寡老孤米人二斛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改元賑恤鰥寡孤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

五年五月戊戌大赦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海西公太和六年四月賜窮獨米五斛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即位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以比歲荒儉大赦其鰥寡孤獨

老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五斛
安帝義熙元年正月賜鰥寡孤獨穀人五斛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庚子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
定次趙郡之髙邑遂幸於鄴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詔郡
縣賑恤之
太武太延元年二月詔長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師其孤
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
三年二月幸幽州存孤老問民疾苦

獻文皇興四年三月詔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疢深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採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量給之

孝文延興三年九月詔曰令京師及天下囚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櫝葬之不得暴露

太和三年十一月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

五年二月大赦賜窮孤不能自存者穀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賜窮老者衣服
四月甲申賜畿内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七年四月壬子幸崞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
粟帛
十二年正月詔曰鎮城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单窮獨
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死刑
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朞親者具狀

以聞

十三年四月詔曰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毀傷令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者

十七年七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九月幸并州詔雒懷并肆所過四州恤鰥寡孤獨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南巡詔相兖豫三州恤鰥寡孤老各有差

八月幸懐朔武川撫冥柔玄等四鎮問人疾苦貧窘孤老者賜以粟帛又詔禦夷城人年滿七十已上及廢疾之徒較其元犯以准新律事當徒坐者聽一身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乃遣歸邊自餘之處如徒之犯年八十已上皆聽還

十一月詔冀定二州恤鰥寡各有差

十二月南伐詔郢豫二州恤鰥寡孤老各有差

十九年四月曲赦徐豫二州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六月南伐還詔車駕所經者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十月幸鄴還詔曲赦相州恤孤老痼疾各有差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疾苦六極人神所矜宜時訪恤以窮癈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眀加矜恤令得存濟又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違式男女失時者以理會之

二十一年五月幸長安還汎渭入河詔孤寡鰥貧為賜

穀帛

九月丙申詔曰哀窮恤老王者所先鰥寡六疾尤宜矜愍可勑司州雒陽之民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已上無期親貧不能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别坊遣醫救護給太監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務既多百姓凋弊宜時矜量以拯民瘼正調之外諸坊調損民一時蠲罷

永平三年十月詔曰朕乘乾御歷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愆刑厝至於下民之煢鰥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也可勑太常於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痌之徒咸令居處嚴勑監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齒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矣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

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

延昌元年四月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言念毀没有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并給所須之藥就治之

六月詔曰去歲水災今春炎旱百姓饑餒救命靡寄雖經蠶月不能養績今秋輸將及郡縣其於責辦尚書可嚴勒諸州量民貲產明加檢黙以救艱敝

二年十二月詔以鎮肆地震人多罹災其有課丁役盡

老幼单立家無受復各賜廪米以接來稔

孝明熙平元年十二月詔雒陽河陰及諸曹雜人年七十已上鰥寡貧困不能自存及年雖少而痼疾長廢窮苦不濟者宰司研實具列以奏聞

神龜元年正月詔賜京畿及諸州鰥寡孤獨粟帛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丁未詔曰無侮惸獨事炳前經惠此鰥寡聲留往册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寤言增歎今理運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無所歸依

者有司明加隱括依格賑贍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大霖雨詔遭水者有司時巡
檢簡條例以聞
武帝建德三年十月詔蒲州民遭饑交絶者令向郿城
以西及荆州管内就食
六年二月平齊詔曰毋侮煢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
流往訓僞齊末政昏虐實繁哭甚稽天毒流比屋無罪
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逵之間朕爲民

父母職養黎人甚念泣辜誠深罪已除其苛政事屬改
張宜加寛宥兼行賑卹其癃殘孤老饑餒絶食不能自
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撿校無親屬者所
在給其衣食務使存濟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八月關中大旱人饑行幸雒陽因
令百姓山東就食從官竝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
十二月東廵狩關中户口就食雒陽者道路相屬帝勑
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逢扶老

攜幼者輙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
遽令左右扶助之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六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恤下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即位詔鰥寡孤獨量加賑恤七月己酉詔曰隋政不綱行止無度東西奔騁靡歲獲寧遂使父子乖離室家分析親老絕晨昏之養嬰孩無撫育之恩人懷戀本之心家有望鄉之歎朕上膺靈命下

字黔黎一物失宜情深軫悼思䘏惠澤逮于鰥寡其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預義軍者所有田宅並勿追收若有困窮糧食乏絶具録名簿速加賑贍

四年六月庚寅詔鰥寡孤獨以時恤理

七月丁卯大赦詔高年惸獨量加賑恤

六年三月詔曰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自有隋失馭政刑版蕩豺狼競起肆行暴虐徵求無度侵奪任

已下民困擾各靡聊生喪亂之餘百不存一上天降監爰命朕躬廓定凶災又寧區域念此黎庶凋弊日久新獲安堵衣食未豐所以每給優復蠲減徭賦不許差科輒有勞役義行簡靜使務農桑至如大河南北離亂永久師旅薦興加之饑饉百姓勞弊此焉特甚江淮之間爰及嶺外塗路懸阻土曠民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比等諸處往隔寇戎自經開泰歲月未久猶恐士民積習不改前弊州縣官人未稱所委迎送往來尚致勞費其

河北江淮以南及荆州大總管向西諸州所司宜便班下自今以後非有别勑不得輒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庶令安逸明加簡約稱朕意焉

四月詔曰隋末喪亂豺狼競逐率土之衆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農咸廢凋弊之後饑寒重切永言於此悼于厥心今寇賊已平天下無事百姓安堵各務稱職家給人足即事可期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静自脩産業猶恐所在州縣未稱朕懷

道路迎送廨宇營築率意徵求擅相呼召諸如此例悉
宜禁斷非有別勑不得差科不如詔者重加推罰布告
天下咸知此意
太宗以武徳九年八月即位詔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
量加優恤
貞觀元年二月詔曰昔周公治定制禮垂裕後昆命媒
氏之職以會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順時行令蕃育之理
既弘邦家之化攸在及政教凌遲諸侯力爭官失其守

人變其風致使謠俗有失時之譏鰥寡無自存之術漢魏作教事非師古道隨世隱義逐時乖重以隋德淪胥數鍾迍剥五都俱覆萬方咸蕩曁參墟奮旅救彼難危區縣削平總斯圖籍顧瞻禹跡提封尚存乃眷周餘掃地咸盡痛心疾首寤寐無忘蓋惟上玄之大德曰生烝民以最靈爲貴一經喪亂多餌豺狼朕肅奉天命爲之父母平定甫爾劬勞未堪厚生樂業尚多踈簡永言亭育用切於懷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顧復便恐中饋

之禮斯廢絶嗣之釁方深有懷怨曠之情或致淫奔之
辱憲章典故實所庶幾宜令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男
女之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
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喪達制
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貧窶
之徒將迎匱乏者仰於其親近及鄉里富有之家裒多
益寡使得資送以濟其鰥夫年六十寡婦年五十已上
及婦人雖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貞潔者並任其情無

勞抑以嫁娶

七月詔曰周氏設官分掌邦事漢家創制允定章程故使百工咸理五材並用雖沿革有時而此塗莫舆但欽明之后役自子來昏亂之朝期盡民力或祁寒隆暑未獲小康或俾夜作明繼之以燭淫費不已凋喪爲期朕祇奉明命撫臨億兆愛育之心發於寤寐每咨謀卿士詢訪芻蕘何嘗不以節儉爲懷憂矜在念自非田疇耘獲軍國資須未曾別使一人輒求一物每有丁匠之所

常申戒作之司令其寛大功程務從閑逸少府僚屬莫
不閫知而營造夛鎧催督非理竭人之力以求己功朝
夕左右尚乖期約遠方勞役何以克堪雖四海之内無
餘經始然繕治器械脩葺城隍及隄防浸決橋梁壞毀
事不獲已必藉人功須慰彼民心緩其日用宜班告天
下知朕意焉
六年三月幸九成宫詔岐雍豳三州行經之所鰥寡惸
獨賜以粟帛

太宗九年三月大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量加賑恤

十年關內河東疾病醫齎藥療之

十一年二月幸雒陽宮詔從兵有父母年八十已上者悉罷遣

七月詔曰雒陽宮室創自有隋朕因其成功無所改作今屋宇湮壞者宜量加脩葺使纔充居處自外材木宜分賜雒州郭內貧民因水損居宅者是月以廢明德宮

之玄圃院分給河南雒陽遭水者

十三年正月朝獻陵詔鰥寡惸獨有篤疾者賜物各有差

十五年正月辛雒陽詔從行士卒家貧親老者並放還所過賜高年篤疾穀帛有差

三月戊辰如襄城宮澤州疾疫遣醫就療

十六年夏穀涇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賜醫藥焉

十七年四月中郎將李安儼與太子承乾謀反誅籍沒

其家其父年九十餘太宗愍焉特賜奴婢以養之閏六
月潭濠廬三州疾疫遣醫療焉
十八年自春及夏廬濠巴普彬疾疫遣醫往療
二十一年十二月大寒帝謂侍臣曰朕在九重之内身
御珍裘且將臨朝猶覺氣之嚴厲况臣下遠趨北闕蒙
犯霜露乎朕思若此遂減衣裘而出
二十二年九月邠州大疫詔醫療之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豐南大雨零口山水暴出漂廬

舍溺死者九十餘人詔給死者絹布三疋仍給棺瘞埋之乏絶者給資之宣歙饒常等州暴雨水漂殺四百餘人詔爲瘞埋仍給貸之

六年六月辛丑商州山水漂壞居人廬舍遣使存問之

顯慶元年七月己卯宣州涇縣山水暴漲高四丈餘漂蕩村落溺殺二千餘人制賜死者物各五段廬舍損壊者量爲營造并賑給之

十一月饒州火焚州城廨宇倉獄延燒居人廬舍有死

者詔給死者家布帛以葬之

四年七月連州山水暴漲漂没七百餘家詔鄉人為造

宅宇仍賑給之

龍朔二年十二月詔曰海東二蕃久愆職貢近者命師

薄伐軍務事殷緣河州縣勞於征役比雖多有蠲免庶

事優矜萬邦俱會致恐煩擾勞逸二途理無兼遂今立

大禮及幸東郡並宜立停

總章二年九月海水泛溢壞永嘉安固二縣郛居人廬

舍六千餘家遣使脩葺宅宇溺死者各賜物五段

咸亨元年八月以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蟲百姓饑乏

關中尤甚詔雍同華蒲絳五州百姓乏絶者聽於興鳳

梁等州逐糧

十月詔貧窶之家有年十五已下親屬不能收養者並

聽為男女及驅使京官六品以下情願將家口歸本貫

及往豐熟之處並聽之

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風海水泛溢漂損居人廬宅五

千餘家齊淄等七州大水詔賑貸貧乏溺死者賜物埋殯之舍宅壞者助其營造

儀鳳三年四月以同州饑沙苑及長春宮並許百姓樵採漁獵

永隆元年秋河南北諸州大水詔遣使分往存問其漂溺死者各給棺櫬其家賜物七段屋宇破壞者勸課鄉閭助其脩葺糧食乏絶者給貸之

二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詔溺死者各贈物三段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雍州同官縣大雨雹鳥獸死及大水漂流居人四五百家遣員外郎一人巡行賑給被溺死者官爲埋殯

六月雒水暴漲壞人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人令御史存問賑卹官爲瘞埋

景龍二年三月築朔方軍城四月以兵匠有疾病者令醫人齎藥巡療

玄宗先天二年五月詔曰畀宫致美受人之力靈臺罷

營重費之廣景彼前烈吾無間然頃以所居殿院素非
弘敞時方暑雨頗有蒸鬱上禀聖慈式遵時令將脩别
寢順彼高居雖復庀徒所須止於蕃匠補葺所擬無煩
外力然以麥秋方及農務方勤維夏在辰執役為弊營
之則衆物有勞而一身逸罷之則我躬未泰而萌庶安
夫生人樹君將利之也勞人自奉予所不為其脩大明
宮宜即待至閏月方使畢功宣示具寮使知予意所有
先役工匠即優還價直勿令懸欠仍即放散

開元三年七月詔曰古之爲國者藏之於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比者山東邑郡歷年不稔朕爲之父母欲安黎庶愐彼貧斃拯其流亡静而思之非不勤矣今者風雨咸若京坻可望若貸糧地税庸調正租一時併徵必無辦法河北諸州宜委州縣長官勘責灼然不能支濟者税租且於本州納不須徵却待至春中更别處分有貸糧迴溥等亦量事減徵

四年正月詔曰如聞江淮南諸州大蟲殺人村野百姓

頗廢生業行路之人嘗遭死失州縣不以爲事遂令猛
獸滋多泗州連水縣令李全確前任宣州秋浦縣令界
内先多此獸全確作法遮捕掃除略盡迄今人得夜行
百姓實賴其力宜令全確馳驛往淮南大蟲爲害州指
授其教與州縣長官同除其害緣官路兩邊去道各十
步草木常令芟伐使行人往來得以防備
七年九月詔曰東都道俗有來請駕者東西來去雖則
爲常每歲來請豈能無擾宜以理告示仍於朝堂賜食

即發遣并勑陸𠫊先莫令更相倣傚

八年六月河南府穀雒瀍三水泛漲漂溺居人四百餘家壞田三百餘頃諸州當防丁當番衛士掌閑廄者千餘人遣使賑恤及助脩屋宇其行客溺死者委本貫存恤其家

十年五月東都大雨伊汝等水泛壞河南府及許汝仙陳四州廬舍數千家溺死者甚衆詔河南府巡行所損之家量加賑貸并借人力助營宅屋

十一年七月丁亥勑曰神農嘗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銓覽古方永念黎庶或縈衛内壅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歎息今遠路僻州醫術全少下人疾苦將何恃頼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于録事每州寫本草及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諸州于録事各省一員中下州先有一員者省訖仰州補勲散官充帝新製廣濟方頒於天下

十二年三月詔曰河南河北去歲雖熟百姓之間頗闘

辛苦今農事方起蠶作就功宜令御史分往巡行其有貸糧未納者並停到秋收

十三年十二月詔曰應緣朕巡行處有損百姓竹樹者所司即酬其錢

十四年七月以懷鄭許滑衛等州水潦遣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黎敬仁宣慰如有遭損之處應須營助賑給並委使與州縣相知量事處置

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宇文融往河南河北道

遭水州宣撫若屋宇摧壞牛畜俱盡及征人之家不能自存立者量事助其脩葺

十一月詔曰近聞河南宋汴等州百姓多有泝流逐熟去者須知所詣有以安存宜令本道勸農事與州縣檢責其所去及所到戶數奏聞

十五年四月詔曰河南河北諸州去年緣遭水潦雖頻加賑貸而恐未小康言念於兹無忘鑒寐爰自春夏雨澤以時兼聞夏苗非常茂好既即收穫不慮少糧然以

産業初營儲積未贍若非寛恵不免艱辛其貸糧麥種穀子迴轉變造諸色欠負等並放候豐年以漸徵納蠶麥事畢及至秋收後並委刺史縣令專勾當各令貯積勿使妄有費用明加曉諭知朕意焉

十六年正月庚子御興慶樓宴羣臣下制曰朕昔在藩國此惟邸第乾坤未泰陰陽尚蒙則有神祇効靈祥符肇覡飛佳氣於在田之際湧瑞日於或躍之池惟此舊居式加新宇周牆僅板於百堵卑宫不階於三尺棟楳

之用毀徹所餘聊以紀天地之休徵貽子孫之儉約耳屬春令爰始時惟發生萬方來朝千官入賀既稱觴以獻壽宜施恵以布徳况田農在候稼穡方興或廹於程傜不遂農桑之務言及於此軫歎良深其徒已下且令貴保弁應當畨兵士等灼然單貧者所由勘會並放營農所在詞訟長官隨事疎理勿使寃滯非軍國所要餘不急之務一切並停仍加勸課脩植農穡其河北水損戶既屬春事慮有之絶不支濟者宜委採訪使與州縣

相知量加賑恤諸處行人之家及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州縣長官親加優撫使得存濟應有舌科量事矜放宜宣風緝化職在令長有司銓擇之次特宜審擇其才惟德與刑為政之要須無闕於風化多取威於夏楚理人之道其若是乎愚昧之流或輕抵犯宜加曉諭使識章程其含生之類不得輒有屠殺天下捕獵亦宜禁斷仍嚴加捉搦百司各遵時令務弘寬大之典使政理無失稱朕意焉

二十三年五月詔曰如聞關輔蠶麥雖稍勝常年百姓所收纔得自給若無優假還慮艱難其先欠百司職田及諸色應合至蠶麥時徵已有處分訖其公私舊債亦宜停徵貧下百姓有傭力買賣與富兒及王公已下者任依常式

天寶三載八月詔曰育物者所貴於從宜養人者必資於遂性況加疾苦宜忘哀矜内外廓二衛彍騎等如聞因當上染患者番滿之後既不勝致還鄉又不容在職

掌將息進退無據何所依投溝壑是憂宜謀朝夕求言
及此深軫于懷自今以後如有此色宜移就三衛厨給
食料將養各委左右金吾將軍存意檢校所須藥物仍
與太常計會量事供擬并差醫人救療其諸門及諸鋪
職掌人等各移就本衛將養所須食料各委將軍以當
衛諸色迴殘官物等且量事支給其醫藥宜准內外廊
例自餘諸色當番人等有疾疾者並准此處分其死者
各委所由隨事埋瘞當日牒報本貫令家人親族運致

還鄉

五載八月癸未詔曰朕頃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久計傳習亦多猶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内或有不知儻將療失時因致橫夭性命之際寧忘惻隱宜令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録當村坊要路牓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十三載二月詔鰥寡惸獨乏絶者量加賑給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大赦詔左降官非反逆侵坐及犯

惡逆名教枉法强盜贓如有親年八十已上及疾患在牀枕者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許其停官終養其流人亦准此

乾元元年四月詔曰應緣南郊百司張設有損百姓苗稼者委京兆尹隨損多少倍酬所損錢物便即聞奏

十月詔曰應行營人家及贏老單貧鰥寡惸獨已頻有處分宜令州縣長官倍加賑恤

上元二年九月詔鰥寡惸獨不能自存立者委刺史縣

令量加賑恤

代宗寶應元年十月乙卯勅曰浙江東西去歲旱損所出租賦頗甚艱辛今秋已來復聞遭水百姓重困何以克堪朕所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思弘理道良用疚懷令所徵收唯正租庸而已其餘差役咸使矜量頗亦中明冀稍安緝如聞諸道節度使不承正勅妄有徵科州縣望風便行文牒務為逼迫自應誅求事且因循轉用生弊不有懲革何以息人自今已後宜令本道觀察及

租庸使嚴加訪察其州縣除正勑文遣外不得轉承諸使文牒徵率一物已上如或有犯便仰停務具名彈奏又聞杭越間疾疫頗甚戶有死絶未削版圖至於税賦或無舊業田宅延及親鄰言念瘵人豈堪兼役致令逃散誠有哀矜亦委租庸使與本州審細勘責據實戶差遣處置訖具狀聞奏仍委刺史縣令設法招攜課最之閭褒貶斯在其有死絶家無人收瘞仍令州縣埋瘞朕臨御寰瀛為人父母一物失所每勤罪己之心四方未

寧彌軫納隍之慮庶尹卿士友邦冢君宜悉朕懷共敷
至理
大歷九年四月制曰其百姓鰥寡孤獨不能存濟者困
窮無主誠可哀傷仰所在州縣府長官每年以諸色官
物量加贍恤令其得所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詔嘗陷賊百姓屋宇焚毀貧病老
弱咸加優恤
十二年越州刺史皇甫政奏云貞元十年綾穀一千七

百疋至汴州值兵潰叛物皆散失請率新來客户續補前數帝謂宰臣曰百姓有業則懷土為居户失業則去鄉為客户去鄉者咸遭罹苛暴瘡痍之人豈可重傷可罷其率特免所失物

十四年閏五月貶太子詹事蘇弁為汀州司户又貶其兄賛善大夫衮為永州司户俄降勑曰左降官蘇衮貶官本縁弁連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迴任歸私第衮年七十兩目無所見已逾年以弁之故

竟未停官及貶帝聞之哀憫故許還家

十八年七月詔曰朕獲主兆人以臨方夏憂勤于政思底康寧然而理化未孚水旱為沴或傷壞廬舍漂損田疇朕為人父母用切于衷其諸道應遭水損州縣令委本道觀察使速具條疏聞奏當有處分又詔曰政在養人實為邦本朕庶存節用以拯凋殘咨爾長吏宜加安撫申明曉示令悉朕懷

十九年七月以關輔饑罷今歲吏部選集

憲宗元和二年八月沒蕃僧惟良闍等四百五十人自吐蕃復還中國命京兆府勘責先身亡及送在神策軍餘三百九十人詔良闍等頃因淪陷久在殊方或有平日遣人或是衣冠舊族萬里歸國尤所哀矜應歸及分配并侍親等人委所在特加優恤

四年九月普寧公主奏出城行田帝令中使彭希昭宣以禾稼初登或慮蹂踐且歸第以俟來月

七年六月制册皇太子十一月制高年廢疾者委所管州

縣各加存恤

十年二月以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須與子為死别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制稍移近處使得終養帝曰夫為人子者每事尤須脩謹嘗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救度不能對帝乃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能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

錫連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撰貞元集要廣利方憲宗親爲之制序散題於天下通衢其方總六千三種五百八十六首九月詔諸道遭水州府其人户中有漂溺致死者委所在收瘞其屋宇摧倒亦委長吏量事勸課脩葺使得安存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大赦制天下百姓年九十以上委所在長吏量加存問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詔應配流靈夏等州及天德軍

人等自今後宜許將家口赴流所除本身外亦據口數給熟食遞送

六年正月詔京城内有鰥寡孤獨不能自濟痼疾跛躄窮無告者委京兆尹量事賑恤具所破數聞奏

五月庚申詔諸道應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殁者官給凶具隨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戸税錢三分中減一分死一半已上者與減一分本戸税其疫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

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聞天下有家長大者皆死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夭傷長吏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聞奏江南諸道既有凶荒賦入上供悉多蠲減國用常限或慮不充宗廟切急所須外有舊例市買貯備雜物一事已上並仰權停待歲熟時和例舉處分

七年八月詔百姓困窮弊繇姦吏政苟不擾人皆自安其司農寺供宮内及諸廚冬藏菜並委本寺自供其菜

價仍委京兆尹約每年時價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諸陵守當夫宜委京兆府以價直送陵司令自雇召並不得差配百姓應寒食雜差配及樹栽脩橋柴木選場棘等使於戶稅錢內起折不得更令和市天下諸州府應納義倉及諸色斛斗二合耗外切宜禁斷仍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及出使郎官切加訪察

九年八月以責授閬州刺史權璩為鄭州刺史璩宰相文公德輿之子少負名譽籍甚於士大夫間會德輿門

生李宗閔爲相琭爲中書舍人宗閔敗琭不自安頻密

上章自雪黨比遂改授閬州及是帝知琭所生母抱病

因有是命

開成元年正月己巳東都留守司徒兼中書令裴度上

言前懷州武德縣令王賞以失縣庫子賞乃盡償所欠

緍錢庫子莫可得獄固難竟河陽節度使溫造嚴刻禁

賞三年母老不得侍疾母亡不得服喪大理寺執文斷

疏擬似之間究滯深久帝方留情刑獄覽之即時詔釋

賞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有水旱處宜令州縣長吏多方優恤務使安存如有甚不支濟仰具事繇聞奏別議處分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朔制曰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將吏官健走至海門者人數不少宜令宋式李良�察訪人數量事救䘏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詔鰥寡孤獨不濟者長吏量加賑

卹

後唐莊宗天祐二年四月即位制曰應諸道管内有髙年踰百歲者便與給復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免一子色役州縣不得差徭

同光元年十月詔應鰥寡惸獨無所告仰者所在各議拯救或有年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

十一月勑左降官均州司馬劉岳有母年踰八十近聞身故既鮮兄弟别無骨肉孤魂旅寄誰爲葢棺准本朝

故事許歸終三年喪服闋如未量移即赴貶所

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己丑出潛龍宅粟以賑百官

長興二年十二月丁丑帝謂三司使曰先是兩川隔道兵士所有家屬常加贍給勿令失所時孟知祥初有全蜀之地

三年七月丙戌詔賜諸軍救接有差

四年九月丁丑范延光奏隔在兩川兵士家口自來支給衣糧今緣國計不充欲權停支給帝曰彼非顧留因事睽阻父子仳離非人情也不可頓絕支給其間願歸

鄉貫者從之如有子弟許繼其父兄本軍名糧如無鄉
里可歸無子弟承繼且量支一年以是曉諭其家
漢高祖即位太原至東京謂左右曰過陳橋見百姓桑
棗空有餘枿其廬室悉牆垣耳因荒邪因兵邪左右對
曰此契丹犯闕時杜重威宿漢軍之所也上惻然嗟嘆
曰重威破國殘物一至於此此而不討是朕養惡畜姦
何以爲蒼生父母副海内徯望之心也左右皆稱萬歲
周太祖廣順元年八月契丹瀛莫幽州界大水飢饉流

散襁負而歸者不可勝計比界州縣亦不禁止太祖愍之詔沿邊州郡安卹流民仍口給斗粟前後繼至數十萬口

三年正月庚午萊州刺史葉仁魯犯贓法等斷處死賜自盡將死太祖遣中使賜酒食宣曰汝自抵刑憲國法如此爾有老母當遺存恤耳仁魯感恩泣下尋死之

顯德元年正月赦天下年高殘疾鰥寡孤獨所屬官吏務行存恤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七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知子　知臣

知子

夫帝王者淵黙而神清明在躬精鑒外融靈機内炤有所燭視合若符契況乃父子之際天性之親故可以察其誠心顯其徴隠則有鑒乃偉量可付大事宜承天位

能繼緒業精斷之下無所差焉若乃堯廢丹朱周舍伯邑戒吳漢之必反鑒蜀秀之終惡帝王之識不其明歟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在於斯矣

堯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順是事將登用之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也一說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

人乃卒授舜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遂禪禹

周文王爲西伯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漢高祖十二年封兄仲之子沛侯濞爲吳王已拜受印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若汝也獨悔業已拜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封拜爲事臣下知之故不改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景帝立濞果反

宣帝時元帝為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徳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後漢章帝時和帝為皇子自岐嶷至於總角孝順聰明寛和篤仁帝曰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

魏太祖時文帝子明帝生而有岐嶷之姿帝異之曰我

甚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

晉宣帝為魏太傅時將誅曹爽其深謀秘策獨與景帝

潜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景

帝寢如常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司馬門鎮靜内外置陣

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後魏道武時太武以皇孫生於東宫體貌瓌異道武奇

而悦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

太武時北巡文成以皇孫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欲加

其罰文成謂之曰如今適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
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
後周太祖兄子護魏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凉時年十
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
嘗嘆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
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
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
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時嗣子沖弱寇賊在

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嘗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

武帝太祖第四子也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

齊煬王憲太祖第五子太祖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駮者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知識不凡當成

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駮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因令左右取以賜之

隋高祖第四子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秀初鎮蜀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将軍劉噲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将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

其人謹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之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

唐高祖初為唐公太宗旣舉義師高祖知其英畧入神軍機大事皆令所司諮決因從容謂太宗曰汝功業旣重成事之後天下繇汝致之吾當以爾為太子太宗拜謝且固辭

太宗貞觀十八年四月己酉御兩儀殿高宗時為皇太

子侍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志行性度外人頗亦知否司徒長孫無忌曰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殿下仁孝自然德義高遠四海之内莫不聞知太宗曰朕如某年某高宗名性頗不依節度某自幼歲便懷寛厚生男如狼猶恐其尫冀其年齡轉壯或自不同今日無忌曰陛下雄武冠時誠撥亂之才殿下仁愛自天乃守文之德所向雖别而各當其分此上天所授以養蒼生者也是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皇太子王公以下展賀於貞觀殿

太宗曰朕一二年中始見太子拜賀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繫而其天資仁孝内外傾服朕之此舉無愧於神人也

後唐太祖以龍紀元年討孟方立於邢州旋師于路因較獵於三垂崗有立宗原廟太祖於祠前置酒樂作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調悽苦太祖引滿捋鬚指莊宗曰老子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郎子必戰於此及夾城之役果符是言時莊宗纔五歲及太祖有疾召

監軍使張承業大將吳珙謂曰吾嘗愛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

周太祖徵時世宗事之以孝謹㒺太祖嘗謂人曰此吾家之寳也

知臣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非夫躬徇齊之美藴聰明之德英識卓越偉量疏達旌别淑慝而無所凝滯選任賢能而適其位量又曷能屏斥巧佞黜放姦宄使疲軟

罷去而羇孤並進者乎自帝堯欽明擅如神之譽漢高善任載良史之説由是之後以叡智而處民上者或疇咨俊乂並居左右或簡拔豪英委之經畧揣摩其志輒中之保任揚推其器質形於品藻用能幹事功於一代樹風聲於來裔藹然佳話斯可述焉

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我事者將登庸也）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啟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人好爭訟可乎言不可）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

者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嘆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帝曰吁静言庸違象恭滔天静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帝曰咨四岳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長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且為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僉曰於鯀哉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毁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毁敗善類岳曰异哉試

可乃已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帝曰往欽哉帝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用之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漢高祖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陵都武侯起魏相奏高帝時奏事有臣陵臣起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

有功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塡與鎭同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悦服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

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賜進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讙囂而議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木謂質樸高帝謂可屬大事屬委也高帝疾病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亡誰令代之帝

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吕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及吕后聽朝諸吕將危劉氏勃平等誅之

惠帝時相國蕭何病帝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文帝末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

真可任將及景帝即位亞夫為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擊吳楚平之

景帝時竇嬰以太后宗屬封魏其侯桃侯免相（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沾沾輕薄也）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帝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為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嗜（嗜與耆同）財利然所推舉

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汲黯為九卿多病病且滿三月帝賜告者數終不瘉最後嚴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瘉勝也瘉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兒寬為廷尉史以不習事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試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郤矣郤退也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帝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帝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繇是鄉學鄉讀曰嚮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兒寛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兒寛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歎曰上誠知人

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武時為前將軍與大將軍衛青俱擊匈奴青陰受武帝指以為李廣數奇（言廣數為匈奴所敗命隻不耦合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果以失道自殺

霍光為奉車都尉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倢伃居鉤弋宮故稱之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霍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帝迺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黄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帝遊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帝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識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耳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年夏

京師雨雹蕭望之因是上䟽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閭讀曰閻帝昔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拜為謁者歲中三遷官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入為御史大夫

後漢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士子志行修整何不為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

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馬援爲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

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賈復爲漢中王劉嘉校尉史始以光武爲大司馬安撫

河北復持嘉書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名見光武奇

之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

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

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帝置兩府官屬賈復與段孝共

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

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帝詔官屬補長史吳白欲以復爲鄗尉上署報不許也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寇恂爲河内太守更始遣將朱鮪攻之時傳聞鮪破河内帝以爲不然有頃恂檄至恂大破鮪等光武大喜曰

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嘉字孝孫光武族兄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封漢中王赤眉破其相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雒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

明帝時牟融為大司農是時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議論朝廷皆服

其能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質帝少而聰慧知梁冀驕横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

魏太祖知人善詧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勲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荀攸字公達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

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顔子甯武不能過也又下令曰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荀彧初為漢尚書令所舉者命世人才攸為魏尚書令亦推進賢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曾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太

祖字之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

程昱為衞尉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

晉宣帝輔政時鄧艾少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帝帝奇之辟之為太尉掾

荀顗字景倩魏尚書令彧之第六子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為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

薄行以譲景帝景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糾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後苞武帝時以功至司徒

明帝時紀瞻為僕射帝甞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殆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譲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譲邪

簡文帝為相時謝安寓居會稽累辟不就帝謂人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後卒為相

王述字懷祖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嘆美之

後魏道武初許謙為右司馬時慕容寶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來援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帝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

而埀退乃止

太武能知人收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末古弼為尚書令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太武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黄麻菽布野猪鹿竊食烏雁侵費風波所秏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太武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

卜可謂社稷之臣
李訢爲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識記之太武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太武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宦達益人門户可以女妻之勿許他族遂勸成婚杜超之死也太武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後爲侍中鎮南將軍卒

李孝伯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太武徵為中散太武見而異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

文成時李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書郎文成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

陸馛父俟封東平王聰慧有策畧馛多智有父風文成見馛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

孝文時穆弼有風格涉獵經史孝文欲以弼為國子助

教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孝文謂禧曰朕與卿作州都舉一主簿即令𢏅謁之因為孝文所知與駕南征特勑隨從

于烈為散騎常侍穆泰等謀反舊京伏法烈一宗無所染孝文歎曰元儼治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為臣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也詔除領軍將軍

崔亮為尚書二千石郎孝文在洛欲刱革舊制選置百

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

崔光為散騎常侍兼侍中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光後至司徒

裴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為孝文所知自著作佐郎出

為北中府長史孝文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温縣時人榮之張烈孝文時入為太子步兵校尉南齊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順陽太守王清石世宦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孝文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孝文曰此郡今當必争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陵江將軍順陽

太守

劉道斌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孝文謂黄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卒於岐州刺史

宣武時李虎自太尉從事中郎出為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虎棄郡奔闕宣武聞虎至謂左右曰李虎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令虎别領軍往前慰勞

孝武初楊寛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内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兖州反詔寛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儁與寛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楊寛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得申釋

後周太祖時王述驃騎大將軍羆之孫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即以為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

蘇綽為行臺郎中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與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

蘇椿魏孝明正光四年出為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都督行弘農郡事當官強濟特為太祖所知

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

二心者太祖怒曰測為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為閒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

李旭初謁太祖太祖深竒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旭旭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太祖每稱嘆之

韓擒虎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畧知大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

薛端爲吏部郎中軍東討齊柱國李弼爲别道元帥妙

簡英僚數日不定太祖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

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

趙剛爲潁州郡守時高中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

佐丞持節赴潁州節度議軍師還剛别破侯景前驅於

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齊神武因

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守塢拔之帝知剛無

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

武帝平北齊其大理公孫茂甚有能名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

隋高祖時蘇威為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國政尋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意高祖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

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又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李景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後至柱國

楊義臣爲陜州刺史性謹厚能馳射有將相之才繇是

高祖甚重之

煬帝時薛世雄為右監門郎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衞將軍

李密以父蔭為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寛子密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衞

他日迷謂宓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衞𢘦敢脞非餐賢之所宓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人希見其面

唐高祖時姜寶誼爲右武侯大將軍與尚書右僕射裴寂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寶誼爲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没也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事泄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潰是所甘心但

敗軍喪師九泉所恨
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拜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決斷事理求之古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骾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

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息緩不可得力岑文本性
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當據經遠自當不負於
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於朋友能
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
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
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
加憐愛比日以來每試鞫大獄將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近臣曰當今名將

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契苾何力為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萬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凉府何力歸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陁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於是衆兵執何力至延陁致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照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

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令入延陁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遂令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代宗時裴遵慶爲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敦守儒行老而彌謹嘗爲風狂族姪擿登聞鼓告以不順代宗知其大謬不省其見信如此

大歷中鳯翔李抱玉奏馬燧為隴州刺史曾抱玉入覲燧與俱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

德宗時渾瑊為金吾大將軍兼左街使李希烈遣間諜詐為瑊書與希烈道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匹并鞍轡絲二百疋

崔縱為京兆尹德宗在奉天數奏李懷光剛愎反復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

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
夫
竇申為給事中宰相參之族子也與從父舅嗣虢王則
之相得歡甚洽以為重嘗同宴遊參特愛申每議除授
多詢於申申或泄之招權受賂申所至人謂之喜鵲德
宗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為申所累不如出之
以掩物議參曰臣無强子姪申雖疎屬臣素親之不忍出請
保無他犯德宗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

闕之不悛後果敗焉

李藩為徐州從事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德宗詔杜佑殺之及杜佑救解德宗怒不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乃釋然除秘書郎後為給事中制勑有不可遂於黄勑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勑裴洎言之憲宗以為有宰相器屬鄭絪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武元衡為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指示左

右曰武元衡真宰相器也後果為相

憲宗時郗士美為昭義節度使號令甚肅及討王承宗士美以兵馬使王獻領勁卒一萬為前鋒獻凶惡怙亂逗撓不進遽使召至數其罪立斬之且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柏鄉屢以捷聞憲宗大悅曰吾固知士美之能辦吾事

鄭餘慶居將相出入垂五十年所得皆給親黨家頻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地宣賜

皆厚遺金帛求媚者唯恐其少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授方任憲宗必誡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後唐莊宗為晉王梁冀王朱友謙為友珪所伐乞師於帝帝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帝歡甚友謙乘醉鼾於帳中帝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耳

明帝初入雒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帝曰此人朕素諳委甚好宰相遂大用又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畧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天成元年以康思立爲應州刺史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御帝素喜之故即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

地授焉其後歷二郡三鎮皆有百姓之譽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八